

天馬行空— 莊子的世界 (20)

陳重文 主講
真穹·澄慧整理

(接二二六期)

說到這裡，莊子再引申一個故事。「湯之問棘也是已：」商湯推翻夏桀後，其中有一個功臣叫棘，有次湯就問棘，他說就以湯這個國王來問他的大臣棘這件事來說，其內容是這麼說的：「窮髮之北！」莊子真會形容，南方就叫不毛，北方都叫窮髮。頭髮就是頭部的北方，腳是南方。窮髮就是頭髮，頭髮都光了，就是不毛之地。窮髮之北，表達非常北方，不知道北到那個地方。

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」有一個茫茫渺渺的海，叫天池。「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」那冥海中有魚哦，牠的寬度就有數千里那麼寬。(這個是湯在問棘一件事，棘的回答在列子裡有記載。列子這本書很好，但常被國學家判為偽書，他們認為列子有很多佛學思想，所以是偽造的。是南北朝時代佛學發展以後偽造。可是個人我把列子整個精讀以後，跟佛學登配起來，根本是兩碼子事。他們只看外表，外表有很多相似，其實兩個系統

完全不一樣。在成大東哲社，個人有與他們講一年的莊子，一年的列子，我有把列子系統勾勒給學員看，跟佛法完全沒有關係。但是理論到高深處，當然有相似的境界，不過整個哲學系統架構完全不同的體系。)

在那個天池的地方，有魚焉！這段記錄在列子裡面。牠的寬度有數千里，長度不知道。「未有知其脩者。」脩就是修長，即長度也，這裡講得比前面更大了。他說在北海有一種魚，牠的寬度就有數千里那麼寬，前面是長度才數千里，現在是寬度就有數千里。沒有人知道牠到底有多長。「其名為鯢。」莊子說，我講的還客氣，他講得鯢比我的更大。「有鳥焉，其名為鵬。」那邊也有一種鳥，他不是說「化而為鳥」而是說有一種鳥，叫大鵬鳥。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雲。」大鵬鳥的背部就像整座泰山那麼大。(古中國，泰山就是他們所知最大的山。如果今天知道喜馬拉雅山，莊子一定說背若喜馬拉雅山。)他的翅膀一張開像天邊的一片雲彩一樣。「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。」這裡形容的比較清楚。扶搖就像牛角、羊角這樣旋轉上去。羊角不是有溝紋嗎？借此做更貼切的形容。

如牛、羊角旋轉上去，迴旋的飛上九萬里高。「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。」飛得那麼高，已經沒有雲彩了，叫做絕雲氣，牠們的背負起整個太虛空，才漸漸往南飛去，飛到南冥。

「斥鷃笑之曰：」有一種鳥叫斥鷃。(有人說斥是小。莊子的幽默在專門批評人家、排斥人家的小，這個真是小人物，所以叫斥)。斥鷃又在譏笑，「彼且奚適也？」牠到底要往哪裡去？「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」我這樣飛起來時，最高嘛幾尺就掉下來了。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」就在這小草中飛來飛去，很自在，我認為我的飛行技巧已經是奧林匹克比賽第一名了，怎麼他還飛得那麼高，幹什麼呢？「而彼且奚適也？」牠到底要往那裡去？這真是莫名奇妙的大鵬啊！「此小大之辯也。」莊子終於從前面北冥有魚講到這裡一個大段落，終於下一個總結論。此小大，就是最小的境界和最大的境界的分別。這個辯是辨別的辨。(古代的字，往往通假，假借來假借去，我們現在都寫成辨)。在莊子裡面用「辯」跟「辨」是一樣，是辨別的意思，就是小與大的辨別。

「故夫知效一官，」他的知識足以有資格作為一個官吏，他的知識，他的能力足以負擔一個官吏的地位。「行比一鄉，」比，庇護的意思。行比一鄉就是我的行為足以保護一個鄉，所以這個鄉就任命我做鄉長。「德合一君，」然後他的德行甚至可以輔佐一個君王、做宰相。「而徵一國者，」知效一官是徵一國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也是，德合一君當然最高。徵是能夠徵信，而徵一國就是他的道德可以輔佐一個國王，把一個國家治理的很好。國家治理的好就是國得到徵。徵一國者，使一個國家得到能力的證明。「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」從小官、鄉長、到宰相、國君，他們自己看自己，站在自己的地位就自以為很了不起了。夠了、夠了，比我小的不要談，我的眼光也不會看到比我高的。如果認為還有比我高的，我一定要競爭了，做到不想競爭的人，大概他認為這樣就滿足了。他們之所以能滿足，是認為我已經夠了。但是這一點倒不是在講知足，是說一般人處在他的地位上而不想變動的時候，都是這樣的情形。但並不是說他滿足了，往往是他的知識不夠寬廣、智慧不夠大，就是在小地方撐

嘛！

「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」猶然就是還，還笑，加以瞧不起，加以笑之是不屑一顧。宋榮子叫宋鉞，從墨子以來提倡非攻最厲害的就是他，和平主義者，那裡有打仗，他就去遊說。這些官位從低到高的，他們都很自滿的這種情況，看在宋榮子眼裡，覺得根本沒什麼。「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」那麼宋榮子的修養是怎麼樣呢？如果整個世界都加以讚嘆：「哦！宋榮子提倡非戰思想，真是當代第一把思想家，」他才不動心哩！他不會因為你這樣說，我再趕快加把勁的努力宣揚非戰，他認為非戰本來就是我的主張，我能夠做多少就算多少，能夠推動多少就算多少，這是相當高的修養。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。」舉世都說宋榮子真笨，那個傢伙不會賺錢，只是天天奔跑，腳都磨破了，還在提倡非戰思想，或者說他是好名，那裡真正喜歡非戰，他只是要自己揚名而已。這些閒言閒語他都無所謂，任你們怎麼講，我還是我，我認為那邊要戰爭，就去遊說不要戰爭，他根本都不改變他的行為。

宋榮子的修養為什麼達到這種境界呢？因為他已經「定乎內外之

分，辯乎榮辱之竟，斯已矣。」就是這麼回事。他已經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恥辱，什麼是真正的光榮。你那個虛誇，講我的光榮，沒有用；罵我，我根本沒那樣，你再罵一百次也沒有用。你說我偷東西，我根本沒偷，你再說一千次，也是沒用，我根本不動心。你罵你的，是你的自由，沒有關係，一樣不動搖我，這個叫做「定乎內外之分，」他已經很確定的知道內在的本分跟外在的分野是怎麼一回事，所以不受動搖。「辯乎榮辱之竟」也能夠很明白的分辨：什麼才是真正的光榮，什麼才是真正的侮辱。我現在雖然沒有錢，但我沒有偷、沒有搶，誠然是過得理直氣壯，心安理得。我很有錢，但是用詐騙的經濟犯罪得來，這是很恥辱的，這樣的境界他都知道、清楚、了解。所以「斯已矣。」就這麼一回事。所以你讚美他、批評他，都動搖不了他。

「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。」他對於處世態度又如何呢？沒有很急切。數數然就是一而再、再而三、三而四。他勸導大家非攻，你們還要打戰，他也沒辦法，那是你的事，他也無所謂。他的修養達到這樣，莊子下一個評論：「雖然，」宋榮子的修

養雖然達到這種程度，「猶有未樹也。」但是仍然還有沒建立起來的部份，就是全體的人生來講，還是有不夠的地方。

然後再講下去，比宋榮子還要更高的境界「夫列子御風而行，冷然善也。」列子呢？每次要旅行時，等著季風來，就乘風而去，腳都不要動，御風而行，他有這樣的道術。「冷然善也」輕飄飄的，好完善。

(續下期)

修道感懷

(台語調寄望春風)

王老和點傳師

恭迎前人臨台灣	開荒世界宣
一貫成立全世界	上天的安排
孔聖遍走列國遊	為道無私求
前賢奔走無說苦	聖賢的腳步
終身佈施無為作	一生免墮落
個個盡己獻良能	始終貫徹焉
應天時運渡眾生	世界定太平
修成正果返來去	申娘的身邊